

中国昆艺术家传记丛书 谢柏梁 王绍军主编

上党明珠

张爱珍

陈衡英 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中国京昆艺术家传记丛书  
谢柏梁 王绍军 主编

# 上党明珠张爱珍

陈衡英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党明珠张爱珍 / 陈衡英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6.1  
(中国京昆艺术家传记丛书 / 谢柏梁, 王绍军主编)  
ISBN 978-7-104-04358-4

I. ①上… II. ①陈… III. ①张爱珍—传记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6753号

---

## 上党明珠张爱珍

责任编辑: 王 恬

责任印制: 冯志强

---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 版 人: 樊国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中唱园区L1座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http://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63383910 63387060 63387810  
63381560 (发行部)

传 真: 010-63383910 (发行部)

---

读者服务: 010-63387060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中唱园区L1座  
(100055)

---

印 刷: 北京赛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202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4358-4

定 价: 52.00元

---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戏迷是酷爱戏曲的“粉丝”，是赏析戏剧艺术的“假在行”，他们崇尚戏曲名角儿的表演艺术，关心心中偶像的人生命运，影响观众的审美情趣，无私营造戏剧艺术的公共空间。

——题记

序一

真切 情切 贴切 殷切

——序陈衡英《戏迷眼中的张爱珍》

柏扶疏

一位寿登耄耋且玉体欠佳的尊公，毅然操守终生所好，鼓足心力畅开心怀，坦率地挥洒他那质朴而情浓的笔触，一泻十几万言，述说张爱珍的人生苦旅，述说张爱珍的艺术历程，堪可赞为生命之花的迸放，更可喻作晚晴风月的凝晖。

爱珍对这部作品也很满意：写得又实又全，又真又细，可以说“毫发不差”。实际上已道明了作品的成功之处。

“序言”也想先点明它的特点，于是顺着爱珍的思路，概括了四个词语：真切、情切、贴切、殷切。

真切者，实事实叙之谓也，何其致信也。

情切者，言必从心之谓也，何其致亲也。

贴切者，点评适度之谓也，何其致达也。

殷切者，期盼恳挚之谓也，何其致诚也。

作者的这些犹如微风细雨的心意并非某章某节专陈，也不是某地某事表露，而是洋洋洒洒在整个作品的字里行间，只要进入读者的角色，时不时地会在你的脑海眼前浮现出来。由此可见，大凡这类传记性的作品最忌“作秀”，哪怕夹杂一点点“假”，便会影响到整个作品的效果。只有“动了心地写”，“写的是

心上人”，就会笔笔感人，感人至深。

本书第十九章第六十五节，写爱珍胞兄冯来生突发急病，爱珍得知后心焦如焚以及守床服侍的情景，我几乎是和着眼泪读完的。当读到：“她一路上悬着心，想着万一可怕的后果。她经受过的那种非正常人锥心刺骨的生死离别，把她吓怕了，本能的心理反应笼罩着可怖的阴霾……”“哥！哥！哥！你说话呀！”“人们见她服侍得那么体贴周到，感叹地说，别说侍候哥哥了，就是亲爹也够孝顺了……”我简直哽咽地念不成句子了。其实，偌大的年纪哪有那么脆弱！此时此情却又横生出爱珍身世的片断：

一个趴在因生活窘迫而自尽的母亲尸体上痛泣的仅仅七岁的幼女；

一个不满十岁的孤苦伶仃的女孩就扛起家务而被滚烫的稀粥烫了两腿血泡；

一个背着几十斤原粮奔走在夕阳西下的粮站路上的女童；

一个高平县戏剧青训班里穿着补丁衣服拼命练“拿顶”的女戏娃；

一个在长春、北京演出时因表演不如意而急得掉泪的女演员；

一个唱腔艺术取得成功的“梅花奖”得主。

……

就是这些联想，霹雳般地震撼着我的魂魄，牵动着我的心律，激越着我的思潮，撞击着我的感官。爱珍能有今天，可真不容易呀！“梅花香自苦寒来”，穷困出俊才，厄难识勇士。爱珍不正是这样成功的吗，成就是奋斗的回报。我的泪眼之读与其说是对愁苦的同情，不如说是对硕果的喟叹。

再说到本书，作者能亲往访问爱珍童年的点点滴滴，能拿出那么多的笔墨详叙爱珍的阅历，能贴切地把爱珍的苦楚融化在艺术的成长中，从而使作品吸引看官，感动看官，陶冶看官，只怕其用心也在于阐述爱珍的确实践了“功成于苦”的哲理，这不能不说是“妙伏玄机”之笔。本书的价值之一在此。

本书的价值之二是具体而朴实地记叙了“爱珍腔”的起始、发展、成果和社会反响。关于这一点，我曾拜访过一直关心爱珍成长的戏剧音乐专家吴宝明先生和爱珍家兄冯来生先生，也曾与已故的爱珍师傅吴婉芝，已故的戏剧专家张仁义谈及。结合广大观众的评点和本书的叙说，试着概括了这样一条主线：“爱珍腔”源于先天，起于《皮秀英打虎》，彰于《梨花沟》，成于《杀妻》，化于《两地家书》，集大成于《上党梆子名家演唱会——张爱珍专场》。

如果划分时段并将之视为“境界”加以归纳，《皮》剧演红的1979年，爱珍

19岁,可称之为“入境”;1986年《杀》剧一领风骚,爱珍26岁,可称之为“化境”;2010年带有集大成意义的“专场”的问世,标志着“爱珍腔”已炉火纯青,时年爱珍53岁,可称之为“律境”,仔细算来,前后经历了三十三个春秋。

而真正认识、普及和保留“爱珍腔”,还在于分解它的基本元素。“入境期”的基本元素有二。其一爱珍籍高平,有一条天生的好嗓子,从小喜欢唱歌,喜欢民歌,喜欢秧歌,她的姑姑恰是有名的秧歌把势。高平方言、高平秧歌天然的发音区在共鸣的鼻腔部位,这一天赋条件是“爱珍腔”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优势,非后天所能及。其二起步正。爱珍幼年“唱口”一开,耳听的是吴婉芝,哼的还是吴婉芝,整天就是吴婉芝,起家戏又是吴婉芝的《两狼山》和《皮秀英打虎》,后来又拜吴婉芝为师,吴婉芝就是她的艺术生涯。试想,植根于巅峰家的门下,诂不谓“宗正第显”!有此两大元素坐底,“爱珍腔”的成长自然是根正苗壮了。

关键是作为“化境期”核心的《杀妻》唱腔,给“爱珍腔”奠定了成功的基石。不妨借用《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的四句词语阐述这块基石的理论砥柱:“曲昭文体”、“参古定法”、“洞晓情变”、“望今制奇”。分而叙之:一是不伤原腔体筋骨的音符、音节变革;二是原板式在唱法上的灵活处理;三是创立新的板腔;四是器乐与伴奏的新配制。其效果是:经道仍之,却即是非是;耳目一新,却似曾相识。从而进入“以情起唱,以意立腔”的美学境界,改变了传统组板的零、散、碎和组腔的高、尖、吼的陈旧格调,在戏曲音乐的美学理念上扬起(或实践了)写人、写性格、写情、写层次、写意、写风格的定律。《杀》剧沿用了传统的【一马三箭】、【花腔】、【四六板】、【垛板】、【大板】、【紧大板】、【介板】、【一串铃】、【散板】、【中四六】等板腔,新创了【清板】、【送板】、润腔、无字腔、性格腔,可以说都体现出上述理念。这一理念从《杀妻》起到《两地家书》,已达到运用自如、出神入化的程度。到此,应该说“爱珍腔”实实在在地建立起来了,学之者无不以之为法,赞之者无不以之为峰,论之者无不以之为本,甚至八音会的唢呐演奏也全是《杀》剧唱腔的风味。

作为对“爱珍腔”的阐述,到此即可驻笔。但“爱珍腔”不只是个人财富、个人技能的展示,而是历史结晶、时代产物、社会趋向、集体智慧、行业法则的体现。“张爱珍专场”的问世,便相对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专场”共选了九个剧目的九段唱,基本上全面而系统地概括了“爱珍腔”的各种唱法和各种风格,这是其一;其二上党戏的昆、梆、罗、卷、簧五大声腔得到全面展现,应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衔接,历史的传承,作为划时代的“爱珍腔”,毫无逊色地担当起这一百



年之重望；其三“专场”的每个唱段惟妙惟肖地体现了揉、断、弹、顿、推、打、勾、沉、鼻音、后脑音等各种唱法技巧，伴唱、伴奏、配器、锣鼓也都很讲究，由此才有资格把“专场”视之为“律境”。“律”者，“法”也，把“爱珍腔”作为“定律”看待，作为“法则”看待，当然也是相对而言，随着时代的演进，“爱珍腔”也会进一步丰富变革，甚至革故鼎新，这是不言而喻的。

谈“爱珍腔”不能离开吴宝明、冯来生二位上党戏剧音乐家，也不能忽略广大观众的支持。河北涉县的耆老们不是就提出《三关排宴》要打上圪塔锣吗！高平的几位跟台观众不是也给爱珍建议皮秀英吐字不可太老太土吗！如果把承载“爱珍腔”的《杀妻》比作一首诗歌、一幅画、一个美丽的故事，那么诗家、画士、说书人便是吴、冯二先生，便是忠实的戏迷。《杀》剧的唱腔板式，冯先生创作在前，吴先生统稿在后，这只是工作的程序，以完整的质地裁定则不能分前后、排主次。打个比喻，有体无睛或有睛无体，画龙焉能飞天；有魄无魂或有魂无魄，生灵不会有神。元好问的两句诗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别人。”胡适把“莫”字改为“且”字，一字之别，诗意全非，可谓点铁成金。因此，吴、冯二位在“爱珍腔”的创立上只适于两个词语：珠联璧合、双笔生花。这两位可是上党梆子走向辉煌的中流砥柱啊！

写到这里，猝然又引出“创宗立派”的话题。赵清海既被誉为泰斗，当然有宗有派，可惜被岁月淹没了。但郭金顺、吴婉芝、郝同生宗法流派久为社会所青睐，尚弥留于世。当然“爱珍腔”也业成流派。什么是“流派”？就是个性、特质、系统。流派往往是通过经典的折子戏呈现的，尤其唱腔流派，是通过发声、音韵和拖腔实现的。京剧“程派”的代表作是《锁麟囊》，“梅派”的代表作有《贵妃醉酒》和《宇宙锋》，“麒派”周信芳先生的代表作如《四进士》和《徐策跑城》，河北梆子“裴派”的代表作当看《林冲夜奔》，“爱珍腔”的代表作是《杀妻》、《两地家书》等等。没折子戏没中心唱段或典型表演，流派是难以树起来的。笔者衷心地希望上党地区的戏剧家们，如吴宝明、冯来生、原双喜、马正瑞先生等，再抖老将之威，整理已故者的流派代表作，更应抓紧时间帮助眼下名角儿选择和确立自己的流派代表作，以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党梆子比较经典地、卓尔出世地留给历史。切切。

2011年中秋于晋城



## 序二

### 为上党梆子喝彩

——序陈衡英《戏迷眼中的张爱珍》<sup>[1]</sup>

段永贤

庚寅虎年的一天,张爱珍给我送来长治戏迷陈衡英先生撰写的《戏迷眼中的张爱珍》打印稿,洋洋洒洒十几万字,不知不觉竟一鼓作气看完了,始信民间确有高人。我见过许许多多的戏迷,也结交过各式各样的“粉丝”,像陈衡英先生这般二十年如一日,关注、嗜好、痴迷、热爱、钟情于上党梆子戏曲金牌大腕儿的人,应是出类拔萃的头一个、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说他是戏迷中的戏迷,“粉丝”中的“粉丝”,一点也不过分。与众不同的是,这个陈衡英不但爱看、爱唱、爱想、爱比,而且爱记、爱访、爱评、爱写。简言之,他爱上党梆子,尤其是爱张爱珍这个德艺双馨的名角儿与她的“爱珍腔”,甚于爱自己的生命。非如此,写不出这样细致入微、卓有见识、鞭辟入里、饶有趣味的文章;不用心,哪会有这么多栩栩如生、津津乐道、纵横驰骋、了如指掌的素材。陈衡英——不愧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有心人,艺海拾贝的收藏家,不可多得的梆子迷。

上党梆子堪称中华文明胜景中一簇清纯美艳的奇葩。她高昂峭拔,与天为党;她挟风裹雨,荡涤肺腑;她植根泥土,芳菲浓烈;她解馋爽目,深入人心。多少年多少代人乐此不疲,舞台上乡野里闾巷间无处不在。尤其是“爱珍腔”横空出世以后,更是飞流直泻,观者如潮,街谈巷议言必称爱珍,庙会庆典谁不请

[1] 本书最早出版时名为《戏迷眼中的张爱珍》

爱珍。一时间新版“四大好听”不脛而走：郭兰英、李双江、百灵鸟、爱珍腔。有一副写人生舒坦惬意的对联，从晋城流传到了太原，又从太原折返回晋城：“好书美梦家常饭，贤妻良友爱珍腔。”足见张爱珍与《秦香莲》、《皮秀英打虎》、《杀妻》、《两地家书》、《柴夫人》等剧目在上党地区民众中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我之所以于二十年前能写出关于张爱珍的报告文学《太行飞出百灵鸟》，是因为我挚爱着上党梆子，酷爱着“爱珍腔”。在我童稚时，就常常跟着奶奶和父亲到近在咫尺的汤帝大庙院看大戏，什么《彩楼配》、《豆汁记》、《转云山》、《黄鹤楼》、《打金枝》等等。我父亲颇通文墨，毛笔字写得工整娟秀，在村里算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冬学民校教师，农闲时常负责给村里“家生戏”叫“义合会”的演员们抄写分角色的脚本子，并在开戏后藏在幕帷里“喂戏”（即给演员提醒戏词）；当然，每次他先把我背到戏台上放好，才进入自己的状态。因此前些年我特意复印了一份收录三十多种民国年间演出剧本的资料细心保存（原件仍在演员家）。父亲一生酷爱上党梆子，及至七十多岁得了脑梗塞后，依旧痴心不改。有一回吃过晚饭，父亲一步三摇地提着小板凳，要去五里开外的向东村看戏，我爱人不放心地拦他：“爸爸，黑天忽地的这么远，算了去吧？”哪知我爸爸不容置疑地回答说：“看戏好比是上天啊！”我姑姑一家六口更是铁杆级的戏迷，姑父和几位表哥不但精通鼓乐，而且还经常穿上行头正儿八经地登台演戏。在长年累月耳濡目染的熏陶下，我便把看戏当作人生一大乐趣，优质精神食粮且能依依呀呀地哼哼几句。只要那梆子锣鼓与胡琴一响，哪怕没有演员走场的八音会，我都会情不自禁，耳热心跳，马上兴奋得乐不可支，全身三百六十万个毛孔各个都像吃了人参果。以致粉碎“四人帮”文艺解禁后的一天早晨，我不经意打开了半导体，吴婉芝《皮秀英打虎》那熟悉而久违、悠扬又动情的旋律扑面而来，撩人魂魄，荡人肺腑，顿时让我泪湿衣襟，不能自己。年轻时也曾登台唱过上党梆子新戏《三里湾》，爱人见状，忙问因何事伤感动情？待我解释后方知原委，疑异顿消。我俩不仅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儿，而且是梆子知音爱珍迷。随着岁月老去，特别是2005年10月退休有了更多闲暇之后，放VCD听唱片，互联网上点击爱珍，欣赏张爱珍的唱段“老爹爹且息怒暂把气消”、“窗前梅树是我友”、“在官院我领了万岁旨意”、“读血本犹如雷轰顶”等等，便成了我俩夕阳红生活中优哉游哉、有滋有味、忘乎所以的美好时光。

我认识张爱珍是缘于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时任晋城市市委宣传部长、后来任山西省文化厅厅长的成葆德。他于1991年的某天交代给我一项任务：为荣

获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演员张爱珍写一篇报告文学,以推出名演员,叫响上党戏。我和成葆德趣味相投,心照不宣,对他的想法慨然允诺。因此,就有了与张爱珍零距离推心置腹的采访机会。我之所以要啰嗦这么多,是要说明我和陈衡英先生原来虽未谋面,却同为戏迷,属“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神交之友,这样,我才有资格且有兴致下笔谈其大作。

一、该文有较高的写作水平,全文文通气畅,用笔细腻,饱含深情,娓娓道来,宛如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

二、陈衡英先生从一个戏迷的视角向读者介绍张爱珍与上党梆子,平实通俗,不事说教,花絮朵朵,看点纷纷,是深入普及上党梆子的一本好教材。

三、文章字里行间透出一种“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执著是成功的基石”和“愉悦是幸福的源泉”等朴素哲理,具有启迪性、激励性与示范性,不仅有益于戏迷观众,而且有益于社会教育。

四、一切都要过去,只有文化留下,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理与铁律。前辈给我们留下了上党梆子,赵树理、赵清海、段二淼、郭金顺、吴婉芝、郝同生、郝聘芝、赵德俊、申银洞等老一辈戏剧大家功不可没,流韵长存。他们的作品与影像在,他们的戏文与唱腔在,他们的人格与德艺在,而令我辈深感幸运的是能与张爱珍、郭孝明、吴国华、张保平、陈素琴等为代表的一批上党梆子名家承先启后推陈出新的中青年名角儿大腕儿,身处同一个时代,共一方桑梓,这是莫大的荣光。拿起光盘,就能欣赏她们的唱段;坐上汽车,就能到现场亲睹她们的演出,可谓三生有幸、适逢其时、赏心悦目,岂不快哉!至于陈衡英先生,他肯定属于那种性情中人,时刻将“爱珍腔”系于梦魂,才终形诸笔墨。建议陈衡英最好将该文贴到互联网的“红袖添香”论坛上,让广大戏迷、网友阅读鉴赏,为宣传上党梆子呐喊助威。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此书,这真是上党梆子继《上党梆子名家演唱会——张爱珍专场》后的又一曲福音。凭此书赠友送人,得其所哉,任读者咀嚼推敲,不亦乐乎?

五、张爱珍是上党梆子承前启后划时代起峰峦的大牌演员,她天资聪颖、才华出众、兰心蕙质、不懈追求,所以才有一波高过一波的艺术成就,一出胜似一出的精品戏剧。假如她是一位京剧、越剧或黄梅戏演员,定是个如李胜素、马兰和韩再芬等一样名满华夏、家喻户晓的明星。这就是“国粹”与地方戏的差别。不过,即使是唱地方戏,也丝毫不影响张爱珍的艺术造诣,更不影响观众对她的崇拜与热爱。谁能说出究竟是牡丹花美还是月季花美?是花圃里的花香还是

山坡上的花香？赤橙黄绿青蓝紫，无不光彩夺目，多来米法索拉西，从来各有千秋，见仁见智。

值得庆幸的是，上党梆子之于张爱珍，譬如稼穡之于雨露，花草之于春风，可称得上适逢其时，可遇而不可求。听她的唱腔，看她的演出，犹如醍醐灌顶、沦肌浃髓，宛如春风一度，令人心旌摇曳。为此，我曾写过一首《七绝》：“好听不过爱珍腔，玉振金声誉四乡。一曲窗前梅树调，泪濡多少戏迷肠。”陈衡英先生不辞羸病几度走近张爱珍，全方位立体式摄取了她生活中鲜为人知的珍贵镜头和幕后风采，让戏迷和读者们深入了解到其舞台下不俗而迭起的轨迹，知道好演员来之不易，好戏文难能可贵，好团队众志成城；好领导知人善任，知道该如何爱护演员，维护团结，守护阵地，保护优势。好领导是无怨无悔的无名英雄，有德有识的有功之臣，上党梆子应该为有这样高山流水级的知音引以为荣和骄傲。

时隔一年后，在晋城与陈衡英先生见了一面，虽然他患有严重的冠心病而且安装了支架，身体十分虚弱，但谈及上党梆子，张爱珍以及《戏迷眼中的张爱珍》出书事宜时，立刻神采飞扬，兴致勃勃。他说该书杀青后不久，张爱珍就在晋城泽州会堂举办了上党梆子有史以来第一个个人专场演唱会，山西省“四大梆子”得过梅花奖的演员，如王爱爱、史佳花、任跟心、武俊英、许爱英、胡嫦娥、张彩萍等十多位明星前来观看助兴，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著名主持人白燕升主持了演唱会，盛况空前，十分轰动。他亲临会场，耳闻目睹，感慨良多，于是又欣然提笔加写了最后第二十一章一万四千多字，方才长长舒了一口气。因为他笃信一篇好文章须有虎头、猪肚、豹尾般分量的三大内容，才配落笔出手。张爱珍之专场演唱会无疑给了他一条有力的锦绣“豹尾”，此乃天随人愿，正中下怀。为了精益求精，他还敬请原晋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著名诗人书法家柏扶疏过目斧正。陈衡英先生如此谦虚谨慎，如此不厌其烦，文章焉有不成不好之理？柏扶疏先生看了书稿后，情不自禁地写了几句话：总的印象甚好，与赵魁元、卢天堆《上党戏王赵清海》的写法是两个路子。这部书的特点：

1. 把演员与观众紧紧地扣在了一起。
2. 把张爱珍的人生成长与艺术成长写透了。
3. 顺便从侧面写出了上党梆子的发展史。
4. 完全是内行人的分析。

并说该文：“也可看作是上党梆子旦角儿唱腔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

品,是一部上党梆子教学的好教材。”

柏扶疏先生不久前在给《上党戏王赵清海》写的序言中说:“上党梆子从赵清海到现在七十多年间,大致有三个辉煌期:三十年代的辉煌,领军人物自然是赵清海。他以高亢自如、圆润婉转的唱腔和功夫过硬、变幻莫测的表演,把上党梆子的根深深地扎在了太行人民的泥土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第二个辉煌期,核心人物有郭金顺、段二淼、吴婉芝、郝同生、郝娉芝等。通过这一批名伶,上党梆子建立起宗法,初步形成了流派,并且从剧目到表演以至舞台,都走上独具风格的规范……八十年代,具体到1986年至1988年,上党梆子沐浴着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优秀演员有吴国华、张爱珍、张保平、郭孝明,而作为唱腔改革创新的突出代表当是张爱珍。”

张爱珍特有的音色层次和发声气息,无疑具有上党梆子唱腔的时代趋向意义。北京、上海、太原、大同、运城、晋城等地的戏剧专家及文化学者,就张爱珍对上党梆子作出的贡献、取得的突破、达到的辉煌都给予了最高褒奖和推崇,本书中后半部分引用的已不胜枚举,足见陈衡英先生作为此书之主角儿可谓名副其实,选材之广博可谓淋漓尽致,用心之专注可谓寤寐思服,文笔之情趣可谓雅俗共赏。上党梆子的戏迷及观众们,在看了这本一个戏迷用了一二十年的功夫写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著后,再来欣赏张爱珍的演出与唱腔,岂不是更加豁然开朗吗?庶几乎如鱼得水,锦上添花矣!

作为政府官员,晋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张秋旺在今年8月14日《太行日报》(星期刊)上发表的《继承创新,开创上党梆子新辉煌——纪念上党戏王赵清海先生诞辰130周年》一文中明确指出:“上党梆子是我国戏剧艺术的宝贵财富,更是独具上党地域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晋城市鲜明的地域文化符号、文化名片,已经成为晋城文化的重要元素。”

有张爱珍这样的演员,我要为上党梆子大声喝彩;有陈衡英先生这样的戏迷,我更要为上党梆子大声喝彩。诚愿《戏迷眼中的张爱珍》尽快付梓,好踏着花腔,踩着四六,顿着跺板,走进戏迷们的家中、手里,让晋城这张名片随风蹁跹舞,流韵千里传。

## 目 录

序一 真切 情切 贴切 殷切 柏扶疏 3

序二 为上党梆子喝彩 段永贤 7

第一章 1

第二章 4

第三章 11

第四章 16

第五章 22

第六章 37

第七章 42

第八章 47

第九章 51

第十章 61

第十一章 73

第十二章 77

第十三章 82

第十四章 91

第十五章 99

第十六章 118

第十七章 122

第十八章 134

第十九章 142

第二十章 149

第二十一章 156



## 第一章

一件随机小事,看到张爱珍人格的另一面,同其艺术魅力一样感人。

—

2006年9月初的一天,我在家中看书,友人杨毅打来电话,说去晋城市张爱珍家做客,约我作陪。戏迷有幸与名家相识,喜不自胜,我便欣然应约。同往的还有摄影家王红星。

张爱珍,高平市人,山西省上党戏剧院副院长,是深受观众喜爱的著名上党梆子演员,人们把她的优美唱腔亲切地称为“爱珍腔”。2002年岁末,山西省剧协组团赴欧洲考察戏剧艺术,时任襄垣县委副书记的杨毅与张爱珍同行。回国后,他们逢年过节打电话互致问候,襄垣有文娱活动邀请爱珍演出,爱珍便约杨毅来看戏,双方礼节性地保持着同出国门的友谊。长治与晋城两市相距不足一百公里。但是,几年间他们各自忙于工作,谁也没顾上登门拜访:2006年,县级党委系统换届选举,杨毅调回市里另行分配工作,等待分配之际得以抽身,就有了这次晋城之行。

我们驱车到达晋城,杨毅同爱珍联系,得知她正在太原返回晋城的途中,我们就相约在泽州公园门前相见。等人之际,我们进泽州公园溜达了一圈。返回公园门前,张爱珍夫妇已从街道对面向我们走来。眼前的张爱珍,身材高挑,面目清丽,衣着简朴,说话时还透着一丝腼腆。她爱人张建国,个头适中,面目慈

祥，一看便知是位厚道人。初次相见，都没有表现出太拖累的客气。张爱珍说声：“回家”，便向我们的自备车走去。

时令秋凉，那天我换去凉鞋，穿了一双新皮鞋，感觉有点紧，本认为走不了多少路，不会碍事。谁知在公园转了一圈出来，脚背已磨出血泡来，轻移一步就刮得生疼。三十来米的距离，就是吃力地走不到车前。好不容易坐上车，爱珍得知情况后说：“买双鞋吧。”没想到，初次见面竟给人家添了这样的麻烦。

## 二

走遍了一家大商场的卖鞋专柜，没有我需要的46码鞋，在举步维艰之际，我犯了愁。张爱珍对我说：“你俩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看一看。”

找归找，对这种特大码的冷货我不敢抱多大的希望。她的热心令人感动。不知过了多久，她领售货员来了。我心中不由一阵惊喜，穿上鞋子一试，心又凉了，这双45码的皮鞋款式虽很好看，但脚拇指却有点伸不展。

我无奈地朝杨毅自嘲一笑：“楦头太大。”

杨毅也风趣地回我一句：“两只门扇脚。”

爱珍无声地走了。我与杨毅四目相对，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过意不去的是让人家跑冤枉路。

又不知过了多久，她再次领着售货员来了。47码又太大了，脚伸进去像摇铃铛似的晃荡，令人啼笑皆非。我对杨毅说：“算了吧，与人家素昧平生刚见面，实在不好意思。”

爱珍不肯作罢：“总得能走路啊。”她又无声地走了，望着爱珍转身的背影，我从心底油然升起一阵感慨：她待人实在热情、真挚啊！

这是一个于心不安，时空停顿的过程。她终于第三次领着售货员来了。这次是46码的鞋，正合脚，走了几圈很舒适。我不由得心悦诚服，肃然起敬起来。爱珍好像如释重负，问售货员：“多少钱？”

“三百八。”

“三百八？不对吧？”

“就是三百八，这是价签。”服务员漫不经心地拿给我们看。

“货架上放着四十五码，四十六码两双不同款式的鞋，四十五码二百八，四十六码三百六，怎么你把四十五码的标签调换过来了？”